

她聽見了細碎的啜泣和安撫，那是留在庭間陪伴病人的家屬們的聲音，她端著菜粥挨個給人送去，就怕家屬擔憂的心緒會讓現下的局面在添上幾筆亂。

「沒事的……病人恢復得都挺好。」

重複著不知已說了多少次的安撫，她從至於一旁的托盤上端起一碗粥，回頭迎上了一個泣不成聲的少婦——

娘……？

少婦的容貌讓她吃驚的凝滯，定睛一看，身邊幫忙安慰的婦人們皆是她熟悉的面貌。

她的嘴開了又闔，什麼話也吐不出來，手上的粥被熟悉的大嬸接了過去，成了黑鴉鴉的安神湯。回頭一望，映入眼簾的不是規劃整齊的核桃庭，而是在土石泥地上鋪著稱不上乾淨的草蓆，蓆上的亦不是痢疾的病人，而是一個個滿身土石和血汗的傷者，聲聲哀號經耳鑽入腦中，攪得她腦袋生疼。

鬼使神差的，她在那些傷者中穿梭張望，多希望聽見的下一聲哀號是自己的親爹的聲音，多希望下一個看見的傷患便是爹，即便早已心知肚明。她彷彿聽見一聲巨響，身旁多了許多慌亂而狼狽的人們疾走而過。

她走了一陣，眼前再無活人，草蓆上緊挨著躺平的人，有的皮膚焦黑，有的缺胳膊斷了腿，即便完好，也同樣的失了生息。

無論她將視線轉向哪裡，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屍體便會侵占她所視野所及之地。軟鞋下的觸感便的濕潤黏膩，她看見鮮血滾滾，從屍體下湧出，將黃土染成深褐。

——不該是這樣的……那時並未……

她不再去注視那奇異的景象，腳下的路面恢復乾燥而顛簸，鬆動的石塊讓小腳時不時絆著，讓行進變得更加緩慢。

她在一具缺了一條胳膊的屍首旁停下腳步，臂膀斷面參差見骨，說明著手臂是怎樣被坑道中砸下的土石給硬生生地扯下，傷勢駭人，血汗和土石還未清理，幸好面部完整，她得以認出那是——爹。

——得找回來才行。

心念一轉，她看見幾個人圍著土丘，從泥巴裡篩出一塊塊血肉，幾個人泣不成聲，用著纖細的十指刨挖著土堆，搬運著礙事的石塊，幾個人受不了眼前之景，放下手頭的工作不知逃去哪裡。

她在人們辛苦挖掘出來的斷肢、肉塊中找到了爹的胳膊，沒人質疑這六歲女娃的說詞，興許在這種場面下，有個人願意領回，即便只是一條胳膊，也讓人心中舒坦許多。

她知道，再過不久無人認領的屍首，連同那些未能被篩出來的血水肉塊和著土石將會散發出無人能承受的惡臭，最終一把大火，將那些不知屬於多少人的血肉、慘劇的痕跡一併燒盡。

抬頭仰望，火舌高竄卻未能參天，濃烈的黑煙攪不下一絲蔚藍，天很高，似將一切的幸福快樂全數奪走般深邃，彷彿嘲諷著世人的無力渺小，即便乘載了無數的思念，依舊惡意的不願垮下——

*

她在輕輕鳥鳴聲中醒轉，身子沉得不像話，眼皮顫了顫，未能睜開。

意識還留連在過去的夢裡，那時自己太過年幼，許多事情已記不清了。

那之後，在村人們皆未從那場事故陰霾中走出來的情況下，男人們回到礦場收拾殘局，繼續因故而停擺的採礦工作。

日復一日。

她不記得在那場事故之後村裡那些熟識的叔叔伯伯消失了幾個，不知道多少大哥幸運的活下來，卻終身殘疾，亦不知道有多少人從此對於地動、雷鳴巨響產生無法控制的恐懼。

但那黃沙漫漫，阻擋不了和著藥香的血腥味進入鼻腔肺腑，阻不了豔陽將屍首、血肉灼燒出惡臭。自己抱著染上血汗黃土的麻布裹著父親的胳膊，小心翼翼的走著，就怕一個不注意，那被岩石砸爛的骨肉便會從布中落下。身邊不論是慌忙救援的男人，還是驚嚇之中癱軟在側的婦女，連躺在竹蓆上待治療的傷患和能辨、不能辨的屍首、肉塊皆是屬於不算陌生的村人。

那些氣味、那些景象和觸感深深地烙印在腦海裡，成了童年最清晰的記憶。

似因那些記憶作祟，彷彿連人也回到那礦場，灼熱的細沙在每一次呼吸、開口便竄入口鼻，她的喉間忽地一陣搔癢，將快再次墜入夢境的意識強行拉扯而出，她掩著嘴咳著起身，喝了一盞涼水潤了喉，止了癢，人也跟著完全清醒了。

……怎會夢見此事？

簡單的梳理完畢，初荷下意識的揉了揉發酸發沉的肩膀。

……是了，也只有這個原因了吧。

找到答案，面上泛起一抹苦笑，步出客間，前往庭間，穩下了疫情，興許再過幾日，病患便能減至醫署容得下的範圍，病人們就不必露宿庭間，但一路上的大夫卻似比前些日子還要沮喪。

「柳大夫，辛苦了，昨日之景，咱們醫署許多大夫整夜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您……沒事吧？對不住，竟讓柳大夫也得沾手這等苦差。」

即便一一徹查，止了城中人攝入造成痢疾的井水，但已有太多無辜者受害，自權貴到流民乞丐，還有因毒菇幻覺而瘋癲作亂者造成的傷亡，在庭間留下了不少無親屬安葬的遺體。不算少量的遺體，一時之間也無那麼多人力和土地代為安葬，只好全數搬至空地焚燒。數十具遺體為焚燒方便層層堆疊，在場之人皆知，這些不過是此次疫病的冰山一角，皋泉當地的醫者，自是深受打擊。

她想起勾出兒時記憶的那堆屍山和大火，比兒時所見的還要高得多，火光炫目，令人發昏，為了禮貌，她扯了抹笑，輕道：「無事，昨日初荷休息的挺好，請龔大人不用掛心。初荷奉命前來便是為填補人手之缺，此為協理疫病一環，幫忙本是應當。」

龔春文一楞，了然的笑裡帶著無奈，依舊應上人倔語：「是在下失禮，忘了岐嶺弟子也算江湖中人，心志方面自是比咱們醫署未曾見過大量死傷的年輕人還要堅毅。」

「……或許吧。」她扯了一抹清淺得苦笑，嚥下帶著倦意地輕嘆，墨黑的瞳仁悄然的墜下。

隨後提了打算看完庭外的病人再回來幫忙，卻被龔春文以磨練醫屬大夫為由給擋了回來，便不再庭間逗留，逐個拜訪幾戶狀態較不穩定的病戶。